

★原来如此

□郑啸(二七区)

春节期间,到一个朋友家做客。门铃响了好久,女主人给我开了门,她右手缠条毛巾,左手扶在墙上。

进得门来,朋友已经从沙发上站起来,远远地伸出手要和我握手。但等我也迎上去时,他突然犹豫了一下,做了一个匪夷所思的动作,弯下腰两只手掌在地板上按了按,这才笑着与我握手寒暄。我以为这是种什么礼节,忙比葫芦画瓢还了回去。

边看电视边聊了一会儿,朋友的妻子喊他到厨房端菜。他答应着,俯身又把双手在地上按了按,然后去洗手,这才拐到厨房帮忙。这下可把我弄得云

礼多人怪

里雾中,虽说是过年,可也不能一而再地行礼吧。

独自看了会儿电视,菜已经上了饭桌。朋友过来招呼我洗手吃饭,竟对我说,洗手前先把手放地板上按一按。这次我实在忍不住嘟囔了句:“吃个饭还得先作揖啊?几天不见,你这繁文缛节都从哪儿学来的。”

朋友怔了怔,然后哈哈大笑,笑罢解释道:“今年冬天太干燥,屋里暖气也热,特别容易产生静电,摸什么都挨电,这些天我们都被电怕了,后来发现就地板砖能导电,所以就碰其他东西前先摸摸地板,你还以为这是给你行礼啊?”

★家有仙妻

□王恩亮(二七区)

妻子嫁给我前就在炒股,由于她没有把握好入市时机,当她全仓持有某只股票后,股市出现了一路杀跌的漫长熊市。无奈之下,妻子只好由股民变为股东,一抱那只股票就是6年。

最近股市演变成大牛市,妻子所持有的那只股票也走出了不错的行情。我对妻子说:“股指越高风险越大,趁那只股票已经解套,你就赶快抛掉吧。”妻子听后点了点头。

几天过后股市果真出现了大跳水,大部分股票已跌去了15%左右。我得意地对妻子说:“怎么样?

太重感情

我提醒得没错吧,要不然那只股票又会套牢你。”妻子降低声音对我说:“老公,我还没来得及告诉你,其实那只股票我根本就沒抛。”

听了妻子这番话,我感到很不理解,于是没好气地对她说:“我已告诉你这个点位风险很大,你为何不把它抛了?”妻子很温柔地说:“老公别生气,都怪我太重感情。”我哭笑不得地说:“炒股与感情能扯得上关系吗?”妻子笑着扑进我怀里说:“谁说扯不上?我抱你才5年都难舍难分,何况我抱着它已达6年之久!”

★啼笑皆非

□徐昆(管城区)



周六上午,请几个同学家中小聚,“后勤”工作则由老妈和我姐担当。打了一局“升级”后,刚好《幸运52》开播,于是大家放下扑克看“咏哥”。同学马鸣却让我打开电脑给他玩,说他现在已“封杀”李咏,不想看他的节目。原来,李咏在第一期《幸运52》中,调侃陕西人为“懒汉”,伤了马鸣作为陕西人的自尊,有几家网站还发起了“倒咏”倡议。接着,大家便围绕该不

体育新项目

该“倒咏”进行了辩论,以至于“倒咏”成了午饭桌上的主要话题。

饭后送走客人,我帮着老妈收拾“残局”。老妈笑嘻嘻地问我:“是不是游泳又增加了新项目?”

我一愣:“没听说啊。”老妈白了我一眼:“你这孩子,这事也要瞒着妈。你们刚才不是一直在谈这事吗?我只知道蛙泳、仰泳、蝶泳、自由泳、混合泳,这‘倒泳’还真第一次听说。”

★两性战争

□张世强(中原区)

四缺一



星期天中午吃过午饭,妻子忽然心血来潮,提议要打几圈麻将,老爸和老妈积极响应。可我早就和同事们约好去公司加班起草一份合同书。眼看时间就要到了,我对他们说:“改日再玩吧,我还要出去。”妻子说:“你可不能走,你一走我们就成三缺一了。”

这时门铃响了,邻居刘大姐过来串门,她看到

桌子上摆着的麻将牌说:“你们要打麻将呀,够不够手呀?”我一看来,赶紧把刘大姐拉到桌旁让她坐下,然后对妻子说:“这下人全了,我可以走了吧?”谁知妻子说道:“不行,我们现在是四缺一。”我停下脚步问妻子:“麻将本来就是四个人玩的,为什么说四缺一?”妻子煞有介事地说道:“我们还缺一个在旁边端茶倒水的人!”

★瞠目结舌

□邓为(金水区)

前天我和表弟从家乡回郑州,表弟是今年刚上大学的,他妈对他一个人出门不放心,多次叮嘱我路上要照顾好他,说这孩子越大越调皮。

刚上火车,乘务员就在车厢里拿着小喇叭喊:“请乘客同志们注意保管好自己的财物。”喊了几句后,还开玩笑说:“千万不要把钱放屁股后面的兜里,那可是给人家小偷准备的。”

表弟悄悄问我:“你见过小偷没有?我长这么大了还没有见过小偷,也不知道小偷长什么样子。”我严肃地对他说:“小偷脸上可没有写字,男小偷长得再普通不过了,女小偷打扮还比较时髦。出门在外,谁碰见小偷谁倒霉,你还想见小偷呢!”

诱惑小偷

表弟听了我的话,倒也没有多说什么,手在口袋里摸索了半天。我问他干什么,他很神秘地冲我一笑说:“没有,我转移钱呢。”

很快就到郑州下车了,我们出站后,表弟一脸失望地说:“唉,真遗憾,刚才我鼓捣半天,实际上是想诱惑小偷,让他偷我的钱,我好看他长什么模样,没想到小偷居然不肯上钩。”

看来我这个表弟确实很顽劣,我有点生气又有点好奇地问他:“你就在口袋里摸索半天,假装转移钱就能诱惑小偷了?”表弟不说话,努努嘴,让我看他的裤袋。我仔细一看,一张一块钱的纸币在裤袋口探头探脑地露出了半个角。

★童心灿烂

□王留强(中原区)

我特别喜爱摄影,只要出去游玩,无论短游还是长游,都要照很多照片,几年下来,家里的影集就有五六本。为了方便各自寻找照片,我把每个人的照片都分门别类,分成专辑及合辑存放。

妻子对自己的专辑非常上心,闲时经常整理更新,挑些最能表现美态的照片放在里面,家里只要一来客人,她都要拿出来让人家看,还很认真地讲解摄影时间和背景。上周末,妻子的女友小张来家玩,她把3本专辑抱出来往茶几上一堆,给小张倒了杯茶,然后坐在小张身边就开始一张一张地讲解起来。小张是个能说会道的人,每看一会儿,都能听

绝佳创意

见她夸妻子的照片照得如何漂亮,妻子也得意地笑个不停。她俩边说边看,估计有半个多小时,妻子送小张出门时,“五一”我们还准备去桂林玩,到时候你再过来看照片,啊!”

第二天上午,我和妻子买菜回来,却见6岁的儿子路路在书房里正忙活着什么,待走近一看,桌子上散放着妻子的3本影集和一大堆照片,路路正在白纸上粘贴妻子的照片,妻子拿起照片心疼地说:“你干什么,把我的照片扔得到处都是?”路路擦着脑门上的汗说:“妈妈,我想把你的照片都贴到墙上,以后阿姨们再来看,你们就不用费劲来回翻了。”

本版插图 孙昱

本期读点:我大叫一

嗓子,希望马上有人回答,可还是一片寂静。这时矿灯突然闪了一下,像要熄灭了,我脑子开始混乱,如果一直这么安静,那我有可能慢慢冷静,但不巧的是,我突然听到石棺“喀哒”一声,不知是哪个发出的声,我一阵眩晕,心跳到了嗓子眼,退到墙边。突然,什么东西一闪——原来隔壁耳室的蜡烛灭了。

我迈着发抖的腿进了耳室

我走到右边的耳室里,看见一个盗洞从石壁里直接挖了下来,角里还有一只蜡烛,蜡烛正发着幽幽绿光。原来那家伙是个摸金的。我看见地上还有个包,打开一看,里面是一些工具、电池、古墓草图,虽然非常潦草,但一眼就能看出来,里面的几个方块代表7个棺材。草图边上写了许多的字,都是不同的笔记,应该是几个人讨论时写上去的,在草图边上写了个很大的问号,然后写了几个字——七星疑棺。

我的心不由一紧,这七星疑棺我像在哪里看过——

盗墓笔记(二十一) □南派三叔

50年前,一群长沙土夫子(盗墓贼)挖到了一部战国帛书,残篇中记载了一座奇特的战国古墓的位置,但那群土夫子在地下碰上了诡异事件,几乎全部身亡。50年后,其中一个土夫子的孙子在先辈笔记中发现了这个秘密,他纠集了一批经验丰富的盗墓高手前去寻宝。但谁也没有想到,这个古墓中竟然有着这么多诡异的事物:七星疑棺、青眼狐尸、九头蛇柏……这种神秘的墓主人到底是谁?他们到底能不能找到真正的棺椁?为什么墓中有那么多谜团无法破解?小说本身悬念重重,情节跌宕,十分精彩。

爷爷的笔记本里提到这七星疑棺,除了一个是真的,其他的不是有机关就是设了极其诡异的手段,总之你开错一个这疑棺的机关或法术就会击发,凶险万分。那老外应该是不明就里以为棺材里都有宝贝,结果着了道,不知中了什么给摔棺材里了,而他的伙伴,估计是恐慌之下逃出了墓室,然后从走道的另一个盗洞仓皇逃走。

分析到这里,我拿着地图想和三叔说,等我一出去才发现外面只剩下了一只矿灯,三叔他们竟不见了!我又到另一个耳室察看,也不见人影,

于是捡起矿灯喊:“三叔!”

按道理他们不可能丢下我一个人,可刚才并无打斗声音,以他们的身手无论遇到什么,惨叫的能力还是有的啊!

除了回音什么也没有,黑幽幽的墓室、七口棺材、一具陌生的尸体,把我逼回现实。我突然想起自己不是专业土夫子,我一个人根本无法待在墓室,就算设妖怪我的想象也可以逼死我了!

我又大叫一嗓子,希望马上有人回答,可还是一片寂静。这时矿灯突然闪了一下,像要熄灭了,我脑子开始混乱,如果一直这么安静,那

我有可能慢慢冷静,但不巧的是,我突然听到石棺“喀哒”一声,不知是哪个发出的声,我一阵眩晕,心跳到了嗓子眼,退到墙边。突然,什么东西一闪——原来隔壁耳室的蜡烛灭了。

我哀叹一声,心说我也没干吗啊,你怎么就吹了灯了。再回头看那几口石棺,那口已被打开的石棺里的古尸,我隐约看见它似乎坐了起来。

我闭上眼睛不敢再看,迈着发抖的腿小心翼翼贴着墙挪动,然后猫进了耳室。

爷爷在笔记上写过练胆子的口诀——看不到就当没

连载

中国友谊出版社

中国友谊出版社

中国友谊出版社

中国友谊出版社

中国友谊出版社

中国友谊出版社

中国友谊出版社

中国友谊出版社

中国友谊出版社

中国友谊出版社

中国友谊出版社

中国友谊出版社

中国友谊出版社

中国友谊出版社

中国友谊出版社

中国友谊出版社

中国友谊出版社

中国友谊出版社

中国友谊出版社

中国友谊出版社

中国友谊出版社

中国友谊出版社

中国友谊出版社

中国友谊出版社

中国友谊出版社

中国友谊出版社

中国友谊出版社

中国友谊出版社

中国友谊出版社

中国友谊出版社

中国友谊出版社

中国友谊出版社

别的地方,不管哪里总比这里好,我在洞边刻了个记号,三叔如果回来就知道我进洞去了,然后拿起矿灯收拾了包背在身上钻了进去。

我边爬着边回忆爷爷小时候和我说的常识,什么古圆近方,秦岭汉坡,九浅一深,哦不对,呸。我摇摇头,发现脑子里关于这方面的东西太少。这盗洞似圆非圆、似方非方,也不知是何时挖的,刚才头戴瓦罐那小子要是自己掘了这地道进来,那他敲墓砖时就要触动机关,高手起码也会发出点声音,但他进来时我们几乎没注意,那肯定这洞老早就在,肯定是另一伙人挖的,或者他早挖好了。我推断,要不就是胖子从别人的盗洞下来,要不就是他打的盗洞和这个洞撞在一起。

爬了一会儿,出现了一个分叉口,两个洞手法完全不同,定是两拨人挖的。我心想无论哪个都通到外面,随便找一个就行了。为了三叔能找到我,在我选的洞上画了个记号,然后爬了进去。